

求索

——青少年时代的毛泽东



求 索

邵 凡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一九七九年·北京

求 索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字数 281,000 开本 859×1168 毫米 $\frac{1}{32}$ 印张 13 $\frac{5}{8}$ 插页 10

1979年12月北京第1版 1979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01—30,000

书号 10019·2856 定价 1.20 元

内 容 说 明

这是一部传记文学，记叙了毛泽东同志青少年时代的生活片断。

毛泽东同志的青少年时代，是中国社会大动荡、大分化、大变革的时代，是国内外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空前尖锐的时代。这一期间，在中国大地上，连续发生了甲午战争、戊戌政变、义和团运动、八国联军入侵、辛亥革命、军阀混战、五四运动等一系列的重大事变，这些重大事变对于他的思想、性格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毛泽东就是这个时代的产儿。

《求索》这本书，作者以大量的历史资料为依据，形象生动地再现了当时的社会生活面貌，真实而自然地表现了毛泽东同志寻求知识和探索真理的曲折历程。在这本书里，毛泽东同志的形象是朴实、感人的，其他人物如蔡和森、何叔衡、杨开慧、徐特立等也有比较鲜明的个性。

插 图：孙滋溪

封面设计：秦 龙

路漫漫其脩遠兮
吾將上下而求索

——毛泽东同志在求学时
亲录屈原《离骚》手迹

目 次

一	一个平凡的孩子	1
二	饭篮子的秘密	10
三	孔夫子不准洗冷水澡吗?	22
四	深山里的三天三夜	32
五	不爱经书爱“杂书”	43
六	站在反叛者一边	53
七	祠堂里的风波	68
八	翅膀长硬了	82
九	在东山小学堂	94
十	初进长沙	112
十一	当兵去!	127
十二	珍惜一分一秒的时光	141
十三	深厚的情谊	153
十四	在反袁斗争中	169
十五	一张“征友启事”	187
十六	风雨岳麓山	201
十七	游学	214
十八	夜学的灯火	233

十九	学生兵巧胜北洋兵	248
二十	锦绣年华	261
二十一	毕业之后	272
二十二	北京的曙光	287
二十三	奔腾的爱国热潮	305
二十四	湘江在怒吼	327
二十五	第二次来到北京	348
二十六	从黄浦江到湘江	364
二十七	寻找真正的同志	380
二十八	温暖的春风	393
二十九	世界是劳动者的	405
三十	湘江北去	424
	后记	432

— 一个平凡的孩子

请你打开伟大祖国的地图，找到我们可爱的首都——北京。然后，沿着京广铁路南下，跨过滔滔黄河、滚滚长江，在蓝色的洞庭湖的南方，你会找到湖南省的省会长沙市。再往西南，转上湘黔铁路，经过湘潭市，到达了一条铁路支线的终点，这时候，你就会发现一个令人衷心景仰的地名——韶山。

从前，韶山是一个很偏僻的山冲。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这里没有铁路，没有公路，也没有通船的河道。如果要从这里去湘潭县城，就得迈开两条腿，从天亮走到天黑；要去湖南的省城长沙，那就要走一天半。现在当然不同了，火车汽车都很方便，到湘潭一个小时，到长沙有两个小时也就足够了。

和旧中国许许多多的穷乡僻壤一样，直到二十世纪四十年代，韶山冲的人们，还生活在黑暗和痛苦的深渊里，过着牛马不如的日子。祖祖辈辈，就靠耕种山冲里的一小块梯田，来养活一家人的生命。起早贪黑，弯腰驼背，劳累了整整一年，每亩田只能打三百多斤稻谷，还要把一百五十斤，甚至二百多斤，交纳给地主。所以，农民总是叹息着：“禾镰上壁，没得饭吃。”在秋收之后那漫长的日子里，贫苦的农民只好到山里去砍柴，用独轮子的小土车，送到三十里以外的银田寺去卖，换

回几升粮食，来养活妻儿老小。旧日的韶山民歌，就是这样唱的：

韶山冲，长又长，砍柴做工度时光。
鸡鸣未晓车声叫，隔夜难存半合粮。

还有一首这样的民歌：

韶山冲，冲连冲，十户人家九户穷。
有女莫嫁韶山冲，红薯柴棍度一生。

这样的歌子，就是当日韶山冲人民生活的真实写照。在艰难困苦的日子里，人们憧憬着美好的生活，常常用瑰丽的幻想，编织着优美的神话。

相传在远古时代，中国有一个贤明的舜帝，曾到南方的苍梧之野来巡视。他从京城蒲坂出发，渡黄河，跨长江，涉洞庭，经过湘中的山野，看到处是苍松翠竹，奇峰怪石，杜鹃花开，清泉奔涌……心里很是高兴，命令侍臣把乐师们叫来，在山坡草坪上，演奏新创作的舞曲——“韶乐”。霎时间，钟磬咚咚、琴瑟铮铮，那庄严雄浑的旋律，在千山万壑中回荡，在蓝天白云间飘扬。于是，远近的臣仆子民们，都跋山涉水而来，聚集在这个狭谷草坪上，祭祀天地，欢呼圣明，祈祷丰收，歌舞升平。就连那山中的麒麟，也成群结队，走下山坡，踏着“韶乐”的节拍，跳起舞来；那天空的凤凰，也纷纷来到，展开强韧的翅翼，抖动华美的翎毛，婉啭地歌唱着，矫健地翱翔着。后来，这数不清的鸟雀，全都飞来了，竟在两山之间，搭起了一道绚丽的彩虹……

这确实是千载难逢的盛大音乐会。从此以后，这个演奏过“韶乐”的地方，就叫做韶山冲，那陡峭的山尖，就叫做韶峰，那潺潺的小溪，就叫做韶水。

后来，又不知道过了多少年，有三位姑娘，住在韶峰的旁边，日耕夜织，辛勤劳动。有一天，从云彩上面，飞来了一只金色的凤凰。这三位姑娘就骑着凤凰上天，成了美丽的仙女。她们留下了许多遗迹：胭脂井、仙女庵、引凤亭……

然而，神话终究是神话，在历代帝王的统治之下，韶山冲和中国广大农村一样，始终和贫穷、落后联系在一起，从来就没有歌舞升平的日子。特别是清朝中叶，鸦片战争以后，那光景更是一年不如一年了。人民在死亡线上挣扎着，连红薯也吃不饱，只能依靠山里的蕨根和田间野菜，过着半饥半饱的日子；碰上灾荒年成，就更加凄惨了，一家一家地去逃荒、讨米，有的上吊、跳塘，有的活活饿死……

优美的神话流传了几千年，苦难的生活延续了几千年，一直到了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才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大变化。

为了更清楚地认识这个变化，现在，就让我们的思路，回溯到十九世纪的最后几年去吧。

公元一八九三年十二月二十六日（也就是清朝光绪癸巳年十一月十九日），正是太阳出山的时候，在松竹掩映的韶山冲上屋场，在一栋土砖屋子里，一个人诞生了！

邻居们都高兴地庆贺着：恭喜！恭喜！是一个胖胖的伢子！

生了一个男孩，对于这栋屋子的主人毛顺生和他的妻子

毛文氏来说，真是天大的喜事。他们曾经生过两个男孩，可是，都不幸夭折了。现在，生了这个身体很健壮、声音很洪亮的男孩，当然是格外的喜欢。孩子出世的第三天，按照韶山的风俗，要“贺三朝”。这一天，连平素不信菩萨的毛顺生，也忙着烧香点烛，燃放鞭炮，还办起了一桌丰盛的酒菜，把亲戚朋友请来吃“三朝饭”。酒席筵前，一位很有学问的人，给这个新生的婴儿起了一个十分响亮的名字：毛泽东！另外，还起了一个号，叫做润之。

一个男孩的诞生，在韶山冲里是很平常的事，并没有引起人们的特别注意。的确，在当时，毛泽东只是一个平凡的孩子。他和韶山冲许多小孩一样，在国运艰危的年代里出生，在贫穷闭塞的山冲里长大，并没有什么特别不同的地方。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又渐渐发现：这个名叫毛泽东、又号毛润之的男孩，有许多不平凡的地方——他比一般的孩子聪明。

一直到现在，在韶山冲，还流传着许多关于他童年时期的故事。

有一年的新春佳节，毛润之刚满了四岁，他穿了一身新衣服，戴着一顶红色的棉风帽，到离家十五里远的外婆家去做客。外婆家那个村子叫棠佳阁，属湘乡县管辖。村子里有一位白胡子阿公，是一个很有风趣的老倌。他喜欢和小孩们逗乐，这一天，他看见很多小孩在禾坪里玩耍，里面有一个戴着红风帽的小客人，圆圆的脸庞，高高的前额，清亮的眼睛，很逗人喜欢。老阿公装得很严厉的样子，板着脸，翘起白胡子，对这一群小孩子说：“你们为什么要在这里玩耍？不准跑！我要割你

们的耳朵。”

小朋友们一听，吓得飞快地跑掉了，只有戴着红风帽的毛润之没有跑，站在那里不动。

老阿公奇怪了，忙问他：“你为什么不跑？割耳朵很痛哩！”

“老阿公，你为什么要割我的耳朵呢？”润之反问他。

老阿公还是不笑，瓮声瓮气地说：“我喜欢呀！”

“一个人要讲道理。”润之学着妈妈的口气说，“老阿公，你讲不讲道理？你有道理，我的耳朵就让你割；你没有道理呢，我就要割掉你的胡子。”说着，他笑眯眯地望着老阿公，并且主动地解开了红风帽的扣子，把耳朵露在外面。

老阿公大吃一惊！这个四岁的孩子，有这样的勇敢，这样的胆量，这样的智力，确实是他从来没有见过的。这时，他亲热地把润之搂在怀里，连声称赞着：“聪明，聪明！”

过了两年，润之六岁了。

从这一年开始，他跟着父亲，学习田间劳动。

插秧的时候，他提着小畚箕送秧苗；中耕的时候，他会扯掉田里的杂草；割禾的时候，他跟在后面拣稻穗……

还有一件最主要的劳动，就是放牛。

俗话说：“炒菜要油，作田要牛。”耕牛，确实是农家的宝贝。看一户人家的耕牛喂养得好不好，就可以断定他是不是真正的作田里手。润之虽然只有七岁，养牛却十分精心，他喂养的那条大黄牛，从来不生病，总是膘肥体壮，谁见了都要夸奖。

上屋场附近，还有十几个小伙伴，每个人都养了一条牛。

七、八岁的细伢子，没有不贪玩的，他们把牛牵到了山上，就只记得玩耍。有时候，山里有各种各样的野果子，通红的，喷香的，蜜甜的，好吃极了。他们就到处钻，采集这些野果子。松树林子里有很鲜的菌子，竹林里有很嫩的小笋子，小鸟在树上做窝，秧鸡在草窠里生蛋……，这些，对他们都有很大的诱惑力。他们哪里还记得放牛的事呢！结果，不是让牛跑到田里，吃掉了人家的禾苗和蔬菜，就是把牛吊在一棵树上，树底下的草不够吃，让牛饿着肚子。碰到这种情况，他们的父亲就要大发脾气，拿起楠竹丫子打他们，追得他们满垅里跑。有几个小朋友的牛没有喂好，不起膘，饿得瘦骨棱棱的，他们自己看了也难过，好象对不起这些牛似的，可又想不出什么好办法来。后来，看到了毛润之喂养的那条黄牛，长得油光水滑，腰圆膘满，他们就非常羡慕，一齐跑到上屋场来，要向润之学习，把自己挨打的事，也对他讲了。

毛润之听了，皱起了细茸茸的黑眉毛，想了一想，说：“有办法！明天我们一起牵牛上山，我包你们玩得痛快，牛也会吃得饱饱的。”

小朋友们听了，都很高兴。第二天，十几个看牛伢子，都把牛牵来了，一起到了毛氏宗祠对面的那个矮山坡上。这一片山坡真美丽呀！已经是深秋季节了，枫树叶子象一抹绯红的晚霞，梧桐树也抖落了一片片黄叶。可是，山坡上，还有青油油的冬茅；草坪里，还开着许多金黄的、靛蓝的、乳白的小花。到了这样的好地方，小朋友们高兴了，那些黄牛和水牛，也都欢蹦乱跳、哞哞地叫着。

这时，毛润之把小朋友叫拢来，把他们分成三个组，一个

组留在这里放牛，一个组到近边山坡上割草，一个组到稍远一点的山里去采野果。分配工作以后，大家高高兴兴地走了。

过了一阵，割草的回来了，他们割回来很多又青又嫩的冬茅芯子（这是带回去给牛夜里吃的）。又过了一阵，采野果的也回来了，他们摘回来一大捧、一大捧的毛栗子、山楂子、杜梨子、鸟柿子、苦橘子……有红的，有黄的，有紫的，有甜的，有酸的，还有香喷喷的。不要说尝一尝，就是看一看，闻一闻，也叫人心里美滋滋的。看牛组的没有到处乱跑，他们三个人守住这十几条牛，草地又宽又平，冬茅又嫩又多，这些牛就自由自在地走来走去，都吃得饱饱的。

毛润之把野果和冬茅草分给每一个小朋友，分得公平合理，小朋友都乐意听他的话。后来，他们就在草坪里坐下来，讲故事，猜谜语，打山歌……，玩得十分快活。直到太阳落到韶峰那面去了，天边出现了枫叶一样殷红的晚霞，他们才带着野果子，背着冬茅草，牵着牛，走下了山坡。他们走得很整齐，就象过兵一样。人很有精神，牛也很有精神，人象士兵，牛象战马。有一个伢子还吹起了号筒：“呜——呜——”真是威武雄壮。路旁的人看到了，都笑嘻嘻地说：“毛润之真聪明，长大了是个带兵的人材！”

又过了一年。正是秋收的时候，韶山冲里家家户户都在割禾，到处是嘭嘭的打谷声。那金色的新谷，都摊晒在禾坪里，象珍珠似的格外好看。

秋天的气候，说变就变。刹那间，天 上布满了乌云，不一会儿，下起瓢泼似的大雨。冲里的男女老少急了，都飞一样地跑到了自己的晒谷坪上，忙着抢收稻谷。

毛顺生家里，正在紧张地抢收稻谷。那暴雨正哗哗地落下来，有一些稻谷沿着水沟流走了，花了很大的工夫，总算用晒簟把稻谷盖了起来。不久，雨渐渐停了，损失不算很大。

这时候，毛润之跑回来了，只见他浑身水淋淋的，没有一根干纱。父亲问他到哪里去了，他回答说：在下面禾坪里帮邻居收谷子。父亲非常生气，大声说：“哼！自己的谷子流到沟里去了，你倒好，帮人家去收！”说着，就扬起手要来打他。润之却站住不动，理直气壮地说：“人家是佃了别个的田，要交租，冲走一点都了不得；我们是自己的，又比人家的多些，冲走了一些也不太要紧……”

父亲冒火了，说：“你说不要紧，你还吃饭不吃饭？”

润之笑着说：“好喽！我一餐少吃一口，这总可以了吧！”

父亲还在生气，正好，母亲出来劝解，父亲也就不做声了。

这些小事，很快地在韶山冲流传开了。因此，人们都说：毛润之是个又聪明又厚道的孩子。有些懂得文墨的人就说：毛润之是一个天才。

在人类社会中，究竟有没有天才？这曾经是一个争论不休的问题。是不是可以这样说：生而知之的天才是没有的，但是，有些人就是比较聪明一些？

聪明的人如果热爱学习，热爱劳动，热爱劳动人民，他就会比一般的人有较多的成就；如果他能够和人民结合起来，处处代表人民的利益，时时虚心向人民学习，那么，他就有可能对人类社会作出巨大的贡献。

毛泽东在穷乡僻壤的韶山冲诞生、成长，他是一个平凡的人，又是一个不平凡的人；他不是生而知之的天才。但是，他小时候确实比别人聪明一些。

二 饭篮子的秘密

光绪庚子年，也就是公元一九〇〇年。用现在的话来说，这是十九世纪最后的一年，或者叫做二十世纪的前夜。不过，在当时的韶山冲，作田人还不晓得这样讲。他们也不晓得，就在这一年的春天，中国发生了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义和团运动。接着，八国联军的铁骑，践踏了神圣的古都北京，把这个具有五千年文明史的东方古国，弄得一败涂地。韶山冲太偏僻了，消息很不灵通，象这样震惊世界的头条新闻，也需要一两年以后，才缓慢地传到少数读书人的耳朵里来。

就在这一年的冬天，毛润之满了七岁，跨过年界子，就吃八岁的饭了。他的个子长得高大，虽说只有七、八岁，却跟十岁的伢子差不多，虽然有些单瘦，但粗手大脚，显得全身都是力气。人们说：润之有他父亲那样的好体格。但是，他那圆圆的脸庞，宽广的前额，和善而充满智慧的眼睛，却很象母亲，人们说：润之有他母亲那样的好品性。

现在，已经进入光绪辛丑年，也就是二十世纪第一个春天，毛润之八岁了。刚刚过了灯花似锦的元宵佳节，父亲就把润之喊到了面前，对他说：“你长起这样高了，也应该读几句书，认几个字了。快点换身衣裳，跟我拜先生去。”

润之听了，点了点头，嘴里虽然没有说什么，心里头却是